



利马馆以片断、混乱、窃窃私语、高密度、低秩序、既冷静又热切的方式，展现一种无政府的姿态。（摄影：臻浩）

我们在活化空间，但是很可能只是被空间和时间利用。

下一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馆提案

如果上海双年展城市馆的设置，是一个实验，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，那么我尝试提出对下一届城市馆的建议和想像：

首先是城市馆的数目。赋格的《给我N座城》，N大于等于二十，就跟巴黎的二十个区域一样不多不少。对一个策展人而言，N值越大，代表建立的关系越多，越符合“国际”的想像及标准，面子也越大。然而以一个观众能够承受和消化的程度而言，我认为二十个议题明确、作品完成度高的城市馆已经远远足够。

这二十个城市馆，可采用两种策略来规划。一部分采用邱志杰在城市馆地图中描绘的理想，将策展人的意志作用于上，每个馆有明确的任务分配、谈论的议题，搭配馆和馆之间的动线，让五到十个城市馆一起完成一个连贯性、概念相互参照的论述或叙事。第二种策略，是让一部分极具特色但难以归类的城市馆，自由发挥，展现城市的特质或策展人艺术家的独特观点。这些各具特色的城市馆需要独立、操作弹性大的空间，让城市馆有更大的自由

度来想像和发挥。

当我们减少了城市馆的数量，对议题的掌握更精确后，作品展示上，就必须提高展览的完成度。大部分的观众无法详读论述，而是直接体验到展览的作品质量、空间规划、多媒体播放效果、灯光、动线等等。当这些条件备齐到位后，才可能传达出作品的力量。和观众的沟通上，城市馆说明、作品说明文字的可读性必须提升，辅助的导览手册、熟知作品训练有素的志愿者，都必须成为展览的基础设施。除此之外，城市馆和城市馆之间，尽可能保有独立的空间、一定的距离，避免观众在展场之间感到混乱分裂。

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展览和上海之间的关系上来思考，毕竟现处环境是上海双年展，不是威尼斯双年展；我们面对的主要是本地观众，而非国际的专业艺术观众。城市馆在上海，就要对上海产生重量和意义。本届历史建筑中的城市馆，还是可以延续，作为一条安全保守的文化观光线。同时我们可以再规划一条“介入日常生活线”，主要目的是让艺术观众走进非艺术区，同时让非观众不小心走进展览之中。因此这些城市馆坐落的位置，将会在成衣批发市场、果菜市场、公园、广场、街头等最日常的生活空间。在这些空间，艺术将会成为一个事件、一个街坊邻居茶饭后的话题，也会成为观众和非观众相互认识交流的介面。当然我们可以再次利用中央商场这一类转变中的历史建筑，但是我们必须正面对每个场所的特殊性，去探索场所和上海历史、上海生活之间的关系。

一个展览要如何具有公共性，如何实际产生力量，如何“展示和交换各自的困境和乏，以及在这些困境中萌生的梦想和策略”，是我们从事艺术工作，经常自我质疑、自我鼓励的问题。建设中的双年展、建设中的城市馆制度，都还保有着一定的弹性和活力，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与力气，一路从天马行空的想像力，到落实的方法论与制度建立，才有可能在社会中产生艺术反映与反思的力量。

在黑暗中挣扎，在挣扎中漫舞 奥克兰城市馆：命运的失落与发现

Auckland Pavilion: Destinies Lost and Foun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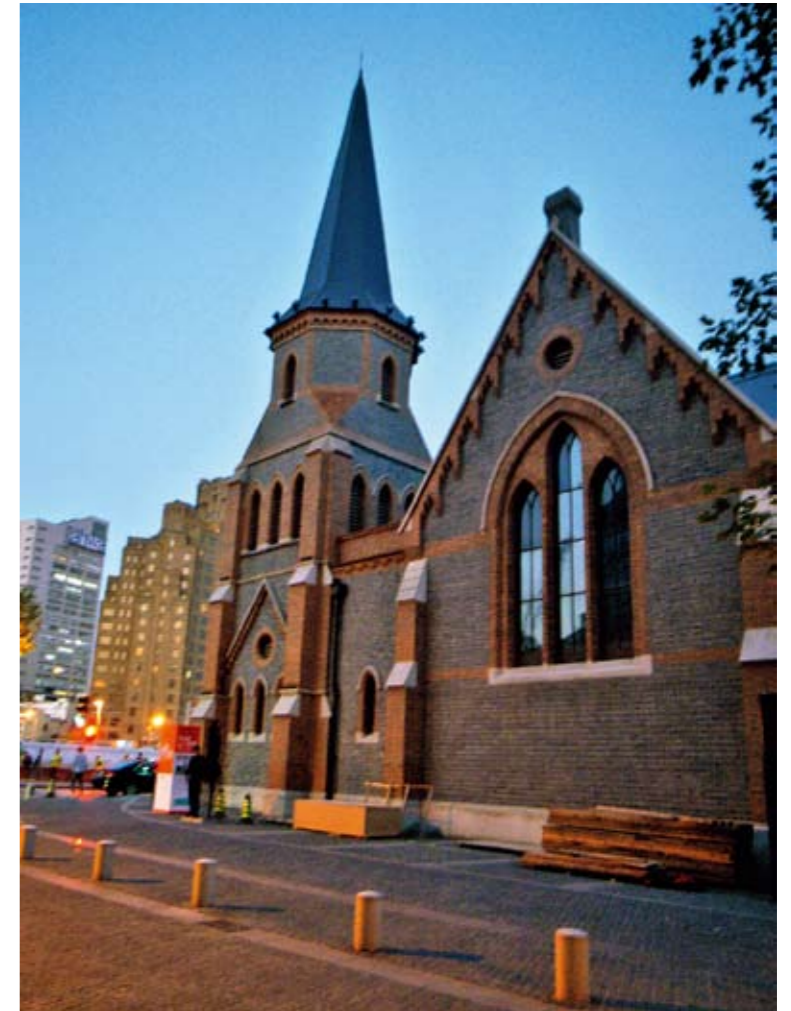
策展人、艺术家：文森特·沃德 Vincent Ward

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的奥克兰城市馆，坐落于苏州河南岸的原联合教堂。新西兰艺术家文森特·沃德（Vincent Ward）为教堂中的个展，制作了一件特定场地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动人作品。

文森特·沃德是电影《美梦成真》（What Dreams May Come）的导演。在这部1998年的电影作品，我们得知沃德对于探究生死之间、世界彼端的热忱与好奇心，我们也看见沃德的美学：一个融合了想像与现实、绘画与动画，纷瑰丽却又令人心碎的世界。而本次奥克兰城市馆中的作品，沃德再次将这种生命的易碎与挣扎，透过一片漆黑中沉浮晃动的影像、流动不止的配乐，敏锐而精准地传达出来。

当我们从充斥著昨日辉煌的外滩走进奥克兰城市馆，周遭的氛围为之变。教堂中所有的自然光线都被遮蔽，黑暗中四面白色布幕从高处垂吊而下，投影机投射出的画面，特写著一个裸体的红发女子，在蓝色汪洋中浮沈。半透明的外膜包裹著她，就像孩子在母亲的羊水中，你无法明确判断她的表情与肢体，究竟是回到最初的安适优游，还是即将窒息的挣扎。鱼群在她身边来来回回，作曲家马克斯·里西特（Max Richter）的配乐在黑暗中推进著画面的流动，创造了一个人与动物共存的原始情境。下一幕是一个天刚亮的紫色早晨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站立著一匹眼神充满灵性的白马，还有一个无助男子躺卧著。这些有如超现实一般的情景，却极为准确地碰触到观众心中柔软而难以用语言言说的内在世界。

沃德在作品的自述中，谈到他心理总是绕著哲学家德勒兹的自杀：德勒兹临终前深受肺病所苦，他的肺泡被水浸润著，宛如溺水一般无法自由呼吸。后来德勒兹选择从巴黎的公寓窗口一跃而下，只为了那几秒间，嘴里和胸腔中充满空



苏州河南岸，原联合教堂（Union Church）

气的自由感受。

呼吸，或是生存，这件对任何一个生命而言再普通不过的活动，事实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力，而是一种奋斗。对于生存，对于接近生命临界点的恐惧、狂喜与挣扎，《失落和寻回的命运》的释，搭配上德勒兹的故事，构成一件几乎要令人流泪的作品。我们站在这间19世纪建造，经历过迁撤、没收、拆除尖顶、火灾、落架大修后再次重生的联合教堂，在黑暗中屏息观看沃德的作品，仿佛是一场仪式，共同来凝视、崇拜以及见证生命的易碎与坚韧。